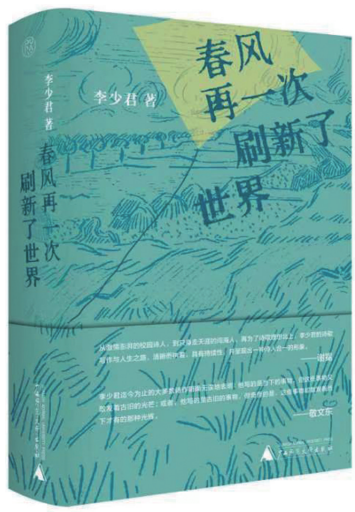


垄上诗评



李少君第一本自选集中,最感动我的文章就是《印度的知识分子》一文,也就是这种缘起,坚定我人生的一种信仰和方向,力争做一位有良知的平民知识分子。“我听说印度文化中有一个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二十五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阶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弃物欲,回馈社会;最后二十五年是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了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P356页)读罢这篇文章,似乎找到了我人生的信仰,做一位像印度知识分子那样的有奉献意识的平民知识分子。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迷恋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想”和“文化改造乡村计划”以及庄子哲学中“道法自然”“逍遥游”“齐物论”“无为而治”四大核心理念和哲学命题。也就是那一刻起,我把李少君当作了我的精神导师和知己。我迫切需要从李少君所有的文章中汲取精神营养,拓宽精神格局和境界。

这20多年来,研究李少君和《诗刊》《天涯》的

读书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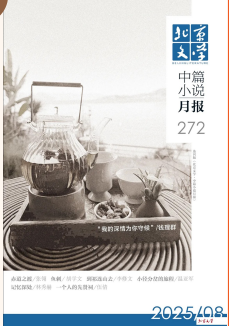
在这个被算法支配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碎片化的瞬间——外卖骑手在导航的催促下争分夺秒,打工人在KPI的压迫下疲于奔命,甚至连阅读也沦为短视频平台上15秒的“知识快餐”。王计兵的《手持人间一束光》,恰恰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它像一束微弱但倔强的光,试图照亮被数字洪流淹没的普通人生活。然而,这束光是否真的能穿透现实的阴霾?抑或它仅仅是一种浪漫化的自我安慰?

王计兵之所以能“破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双重身份——外卖骑手与诗人。这种强烈的反差感,恰好符合当代互联网的传播逻辑。正如资深媒体人陈朝华所言,正是“外卖员的社会身份与赶时间的人”一诗撼动人心的穿透力所形成的反差与冲突,所激发的‘弱传播’效应,击中了算法的靶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逆袭叙事”的时代,人

新刊速递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5年第8期目录



中篇小说排行榜

- 004 赤道之渡/张翎
【原载《万松浦》2025年第4期】
047 鱼刺/胡学文
【原载《钟山》2025年第3期】
094 到祁连山去 /李修文
【原载《长江文艺》2025年第7期】
113 小径分岔的旅程 /温亚军
【原载《芙蓉》2025年第4期】
142 记忆深处 /林秀赫
【原载《上海文学》2025年第6期】

新锐

- 169 一个人的先贤祠/伍倩
【原载《湖南文学》2025年第7期】

特别推荐

- 198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钱理群
【原载《养老人生》中信出版社2025年】
207/中国文学期刊中篇小说选目
208/《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8期目录

一群鸟儿最后皈依白云深处

——评李少君诗集《春风再一次刷新了世界》

□ 朱必松

成果先后刊发在《光明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中国艺术报》《羊城晚报》《长江文艺评论》《星星诗刊·理论版》《延河》等国内20多家报纸和刊物上。这种坚持深受李少君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赋能的影响。李少君的45年文化之旅,是把自己无畏地献祭于自然主义诗歌创作以及他的所有文论、诗论、随笔、小说等作品之中。

《春风再一次刷新了世界》(诗歌卷)从《抒怀》到《云之现代性》共收辑了86首诗,这个选本同2011年那个选本有所不同。这个选本更加丰富而完整更有代表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在2011年那个选本上我读《鄱阳湖边》,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现场感和画面感。“偶尔,一只白鹤从原野缓缓上升/把天空无限拉长铺开/人不可能高过它,一只鹤的高度/人永远无法上升到天空/我头枕船板/随波浪起伏/两岸青山随之俯仰。”(《鄱阳湖边》P72页)当年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很平常。由于近年,我阅读和研究大量的鄱阳湖系列小说,感觉到意境完全不一样。“人不可能高过它,一只鹤的高度。”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强调了“鹤”之主体性,大自然的每一位生命都是值得尊重并有尊严的。结尾句:“我头枕船板/随波浪起伏/两岸青山随之俯仰。”这是强调我的主体性,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自由精神,只有“鹤”的自由和“我”随之“俯仰”才能建构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一种和谐的一种美美共生的关系。

《山中小雨迷谁人》中,“我也暗恋她的美丽/但我从未想过成为男主角。”(《山中小雨迷谁人》P73页)我现在阅读,认为是诗人的一个“隐喻”或者“伎俩”,诗人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也许他还心心念念那位诡异神秘、貌美如花的老板娘。这正如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也许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心灵秘密和“桥段”。

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应该用精神的内在活动来解释,而不应该用物质的外在运动来

解释。人只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缩影,这就为他“自然诗人”的称谓在神性和物性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有美学张力的关系。

吴晓东认为:李少君的身份意识和政治认同都了无痕迹地化入了一种作为诗学的生态主义思维之中。我则认为:李少君是这个浮躁社会中,文化领域中一股非常难得的清流,他属于用文化来改良社会的一位虔诚的实践者。他在《自述》一诗中的深情宣言:“在古代,我应该是一只鹰/在河西走廊的上空逡巡/后来,坐化为麦积山上的一尊佛像/浓荫之下守护李杜诗意地和一方祖庭/当代,我幻变为一只海鸥/踩着绿波踏着碧波/出没于海天一色/但我自由不羁的灵魂里/始终回荡着来自西域的野性风暴”。(《自述》)“小路清溪进故里,蜻蜓停立绿苗尖。远山近景晨晖映,荷气流霞光影帘。”(《东台山下清晨小景》)诗人李少君在少年时代就体现了这种“通灵者”的非凡能力。他的艺术直觉、视角层次、情感深度、象征性、隐喻性和语言的平衡性,都具有清晰的逻辑层次。既继承了王维“空山新雨后”的古典意境,其诗歌节奏的变化,又融入了现代诗人对光影的敏锐感觉。

在湘乡的东台山下,那个清晨的光影早已消散,那只蜻蜓也早已完成了它短暂的生命周期。那个瞬间被永久保存下来,成为穿越时间的美学存在。

李少君的诗歌有一种纯正的品质,是为善和美而生,并赋予了一种侘寂的美学和禅意。其中《西山暮色》《敬亭山记》《南山吟》《朝圣》《隐居》《落叶之美》《春夜的辩证法》等都是这种侘寂美学的生动体现。侘是在简洁安静中融入质朴的美,寂是时间的光泽。这些诗,它从唯美的物哀、深远的幽玄,走向空无的侘寂,各有其风采、耐人寻味。如此循环往复,仿佛灵魂的轮回,它从自然中来又最后复归于尘埃。万事万物最后复归于空。就像诗人在《朝圣》一诗中所写的:“一条小路通向海边寺庙,一群鸟儿最后皈依于白云深处。”

在算法的夹缝中寻找诗意

——《手持人间一束光》的温暖与局限

□ 姚锦

们热衷于看到底层劳动者在夹缝中坚持写作的故事,仿佛这样的坚持能给予我们某种精神慰藉。

然而,这种关注是否真的源于对诗歌本身的欣赏?还是仅仅因为“外卖诗人”这一标签满足了大众对“草根逆袭”的想象?王计兵本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我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在于我的诗写得再好,而在于外卖小哥和诗人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反差,无形之中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这种坦诚令人敬佩,但也让人不禁思考:如果王计兵只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他的诗是否还能获得同样的关注?

王计兵的诗集分为四辑:“秩序与法则”“亲情温度计”“事物的重量”和“万物皆有灵”。他的诗歌题材大多来自日常生活,比如,送外卖时遇到的清洁工、小区里贴满的寻人启事、母亲在土墙上画下的记号等等。这些细节被诗人敏锐地捕捉,并赋予某种超越性的意义。例如《擦夜的人》中,他描写一位清洁工擦拭垃圾桶的场景:“你看他擦得多认真蘸着水擦,弓着腰擦,喷着雾水擦,以至于让我觉得/这个夜晚也被他擦得/比以往的夜晚明亮。”这样的诗句确实动人,它让读者在平凡中看到某种神圣性。

但问题在于,诗歌的浪漫化是否掩盖了现实的残酷?王计兵的诗里,苦难似乎总是被一种温柔的力量化解,比如他在《寻人启事》中写道:“临近春节,打工人们陆续返乡/小区的一角,重新贴满了/出租房屋的广告/一张寻人启事挤在其中/仿佛一个人拥有无数间房子/却依然无家可归。”这首诗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孤独感,但它最终仍然停留在一种诗意的叹息,而非对结构性问题的批判。

草木一生

——读汪曾祺《人间草木》有感

□ 陈春霞

“人间草木”,看到这四个字时,心立刻就乘上了记忆的翅膀。我见过冬日挂满枝头的白色乌桕子,也见过古人在时间的书页落下“偶看柏树梢头白,疑是江梅小着花”的感怀。

在作家汪曾祺的文字里,山丹丹、枸杞、槐花都是独特的人间草木。“山丹丹开一年,多开一朵花……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草木有自己的语言,大树用年轮记录自己的生命轨迹,山丹丹用美丽的花朵留下它存在的印记。人间的草木充满了灵气,那么我们呢?我们用什么证明自己来过的痕迹?

清明节回乡祭祖,路上偶遇头发花白的老者对我说:“丫头,你又回来看奶奶了,你奶奶可是有个骨气的人啊!”风带来了老人的话语,也带来了那些远去却仍旧清晰的故事。奶奶已去世20多年,可每次回乡,我都能在村里的老人口中重新认识她。岁月更迭,老家门前的柳树已消失在烟雨中,这个瘦弱的小个子老人,用永不磨灭的人性之笔书写了她在人间的78年。

“枸杞到处都有……夏末秋初,开淡紫色小花,谁也不注意。”在作家笔下,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成熟的枸杞子是配药、泡酒的材料。此刻,我想起了儿时生长在菜园周围的枸杞,它枝干带刺,挂满了青色的小果子。这种普通的植物,常生于山坡、路旁或村边,以坚韧的姿态立于人世間。“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越过时光的大河,我们得以在古人的赞誉中继续了解这存在了千年的物种。

我还想起了我操劳一生的妈妈,她如枸杞一

般,生长在月亮湾的土地上,插秧、挑担、碾谷……人间草木在她手中开花结果,掌心的茧是生活刻进她生命里的烙印。离开月亮湾后,妈妈来到了机器轰鸣的流水线边上,她像被移植到荒漠的枸杞,顽强地与命运对抗。多年后,妈妈看着我和妹妹从泥泞小道走向村口,又走上三尺讲台,她的脸上焕发出动人的光彩,如同枸杞通红的果实。没有人去注意一个普通的妇人眼角增多的皱纹,冬去春来,草木在人间荣枯有序,可四年前,妈妈却忽然像一枚枯萎的黄叶,在萧瑟的冬日归于大地。枸杞子落了,来年还有再生的时候,我的妈妈,永远只能在梦中与我相见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

“玉渊潭的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作家写槐花,也写人。养蜂人的妻子做饭,接继子的孩子来玩,带他买东西,为他勾毛线帽子。在平淡的生活里,女人善良的心像洋槐花一样洁白。

人生在世,肉体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老去,但精神、品质却能达到永恒。“这陋巷中的厨房,烹煮焦虑和苦涩,端出温暖和芬芳……”2021年,当《感动中国》颁奖词响起,万佐成、熊庚香,这对平凡夫妻的事迹令人动容。一年又一年,炉火未灭,在人间的单行道上,“抗癌厨房”如同暗夜里的星光,给无数伤心的人带有一丝慰藉;厨房的主人,多像作家笔下洁白的洋槐花,他们在方一狭小的天地默默地赠人清香。

草木一生,用春秋实记记录了短暂的生命旅程;人活一世,用坚守与友善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序 跋 精 萃

夹缝中的微光

——序杨波《生活很苦,自己加糖》

□ 楚云

舞文弄墨——若尚可称之——

数载,吾从未为人作序或跋。何也?盖因自身才疏学浅,若贸然为之,恐为方家所笑。然“文事无常”,甲辰初秋,受人之托,为杨波《生活很苦,自己加糖》一书作序。

文学之道,清苦异常,于农民与打工者尤甚。据吾所知,仅监利便有数位农民业余作者,如已逝之高启伟先生,及其他几位(此处不便言其姓名)。他们皆视文学如生命,孜孜矻矻,勤勉笔耕,然缪斯未因其痴情而眷顾,皆生活窘迫,于嗟叹抑郁中苦捱,远不及纯粹务农者幸福快乐。

生存与爱好,孰重孰轻?吾亦曾长久迷茫,为此吃尽苦头。历经碰壁,方渐觉悟。

普恩格斯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云:“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鲁迅先生亦在《华盖集》中谆谆告诫:“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可惜,监利几位底层作者(吾亦在其中),恰犯此致命错误:未妥善处理好生存与文学之关系。心比天高,以写作为生存首要之事,妄图以文字安身立命,奈何时运不济,大半生困于方寸之间,一生为文学所累。

德尔斐阿波罗神庙有一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

芸芸众生,多如恒河沙数,又有几人能真正认清自己?

于吾辈而言,诸多痴念中,痴书当属最佳执念。

华夏乃重文化之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立言者,以今人之语,即著书撰文。当今之世,浮躁之气甚嚣尘上,五千年所罕见。若有人能静于一隅,埋首黄卷青灯,实乃可敬之人。而杨波君正是此类人。

吾与杨波君素昧平生,但通过《生活很苦,自己加糖》一书,可略窥其人文武。

杨波早年曾任《监利报》记者,其在一则自我简介中,自嘲道:

“1999年7月至2016年4月,十

新书推荐

打破自我拉扯,解锁自洽人生

今年7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心理学力作《不内耗:阿德勒自我超越之书》正式面世。在“内卷”“焦虑”“躺平”成为时代关键词的当下,这本书以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核心思想为根基,直击当代人“自我怀疑、社交恐惧、行动瘫痪”等情绪痛点,通过生活化案例与实操方法论,为深陷精神内耗的读者们提供了一条从认知到行为的“清醒自救”路径,助力读者从自我怀疑的泥潭中挣脱,重建内在力量。

区别于市面上泛泛而谈的心理读物,《不内耗:阿德勒自我超越之书》最大亮点在于将阿德勒艰深的心理学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工具,并构建了“认知重构—案例拆解—行动清单”的完整成长链条。在认知层面,书中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源于对‘不足’的超越”“被溺爱孩子成年后职场依赖症”等正反案例,将阿德勒“自卑情结—优越目标—社会兴趣”的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行为模型。

本书特别设计的“反内耗行动清单”中,“最低标准法则”要求读者将目标降至“能开始”的最小单位,用行动打破“想太多”的恶性循环。这种“先行动后意义”的阿德勒式逻辑,与“躺平”“摆烂”等消极思潮形成鲜明对抗,为渴望改变却困于空想的年轻人提供了“接地气”的成长抓手。

《不内耗:阿德勒自我超越之书》可以是一本职场自救指南,可以是一段社交破局密码,更是一次家庭代际疗愈。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内耗”已成为年轻人的集体隐痛。本书精准捕捉到三大高频痛点:面对选择时“想太多不敢行动”,社交场合中

七年间,曾任政府秘书、宣传干事、党办主任,撰写新闻稿件三百余篇,被多家报社、杂志刊登,电台播放;曾为报社记者,采访过湖北省委书记,抗洪抢险、非典时期皆在新闻一线;于浙江两家集团公司任职、经营打字复印个体生意、为老板担任工地工程监理、与同学合资开办工厂、投资服装专卖店、烧烤店,亦曾为烧烤师傅,四处漂泊……”

于其看似平静之叙述中,不难见杨波君生活之辗转。其活得艰难,然生命中总有一束微光闪耀,此光,便是文学!

文学乃杨波心灵之寄托。当生活对其风雨侵袭,其未沉沦消沉,而是悄然提笔,记录生活点滴,以平实文字书写心灵历程,为往昔生活留存印记。其于忙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为家人朋友、工作生活、青春往昔、当下未来而作。其文字鲜少修饰,却感情真挚。如在《布鞋》一文中,深情回忆母亲为其做鞋之情景,文末动情写道:“布鞋是我瞭望故乡的垫脚石,布鞋是我人生路上的好伙伴,布鞋是母亲皱纹、苍老的证据。”读之令人动容。

真正之写作者,必关注现实,有时甚至持批判审视之态。杨波君正是如此秉笔直书之人。如《孩子,你的未来不在你的手机里!》一文,堪称战斗檄文,其痛心疾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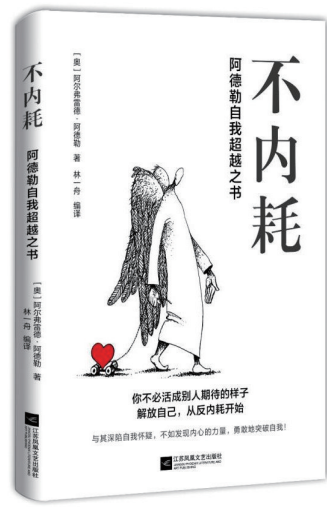
“近两年,春节归家特意留意,无论于自家,还是走亲访友,随时见孩子们低头沉迷网络世界之景。有手机者玩得忘乎所以,手舞足蹈,对着有声音有图像的屏幕不亦乐乎;没手机者亦不甘落后,重在参与,站旁边助威;家中有WiFi者,可整日不出门,从早到晚,无需挪位。一日三餐,不多喊几次‘吃饭了!’便不知肚饿。晚上不强迫说‘不玩了,要睡了!’根本不知一天已过;家中无WiFi者,即便寒冬,无论风雨飘雪,亦不觉冷,伫立邻家门前窗边信号处蹭网……”

吾信,无论何人,见此描写,皆心情沉重、焦虑万分!

作家,乃时代之良知。杨波君无疑做了这点。

毋庸讳言,《生活很苦,自己加糖》一书稿,吾未通读,仅阅其三分之一作品,却已感受到一颗热爱生活、热爱文学之心。并非每位文学爱好者皆能成为文豪,但只要提笔,便担起一份责任,对社会、对自己,乃至对历史。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以此句与杨波君共勉。



“渴望联结又恐惧评价”,自我认知上“反复否定与自我攻击”。书中呈现的“职场新人因怕出错不敢接项目”“社交平台重度使用者线下沉默症”“名校毕业生陷入‘优秀滤镜’‘焦虑’等场景,引发无数读者共鸣。

这些真实案例背后,是书中揭示的核心矛盾:现代人过度被“他人眼光”束缚,将“存在价值”寄托于外部评价体系,导致内心持续上演“应该”与“想要”的拉锯战。作者通过阿德勒“社会兴趣”理论指出,破解之道在于将注意力从“我是否被认可”转向“我能为他人创造什么”,正如书中所说“不内耗的第一步,就是别总想着‘人生该是什么样’,而是问问自己:‘我能用手里的这块石头,做点什么?’”。

正如书中结语所言:“我们是自己人生的掌舵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不内耗:阿德勒自我超越之书》提供的不仅是一套心理方法论,更是一种“主动定义人生”的勇气。